

在滇东北高原之上 (三首)

□晓燕

天宫的草毯 ——与会泽大海草山擦肩而过

南诏东岳
绛云弄山
盘山绕上九十九道弯
置身云端

这是叫大海的草山
小草从天际直奔眼底
山峦起伏如诗
山花风中点绣
绵羊吮吸丰茂的绿色乳汁
它们是云朵的孩子
在这天地的怀抱
撒娇偎依
撒欢奔跑

溪流源自天际
千回百转
滋润着视野
天籁般的潺潺之声
溅响七彩草毯
与啾啾的鸟儿
唱和天宫神的

云朵弄山
双龙出游
佛光闪烁
草海披金 璀璨耀眼
我是远方来客
梦游仙境
随手摘云
四千多米的海拔
托举大地
哦
这是彩云的故乡
这里起伏着绿色的波涛
飞云流转
云雾绕指妖娆
一览众山
处处皆小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一道灿烂的光华穿云夺雾
惊艳了铺天盖地的五彩视野

我与大海草山擦肩而过
在彩云之乡
诗韵醉倒在天宫的草毯
水墨丹青一梦
云雾缥缈万千
编织着远天的神话传奇

神仙的“瑶池” ——在东川妖精塘迷失

四千多米海拔
拱王山系的雪线之上
有一座神仙的“瑶池”
嶙峋的山峦如天梯
沿地面起伏而上
云雾追随
牛羊撒欢

冰而透骨的水清澈见底
那是天人的杯盏
是滇东北版的神仙“瑶池”

葡萄井是人工造物的杰作，昭通自然景观的名牌，古“昭阳八景”之一。葡萄井曾经远近闻名，八方仰慕。清光绪年间，昭通文人谢文翹曾赋予葡萄井“珠泉涌碧”的雅号，题诗云：“累累玉液涌，喷薄贯珠联。老蚌胎应剖，骊龙睡也无。清冷殊约突，错落泻盘盂。一斛倾澄碧，宜分调水符。”

昭通是彝族的发源地之一。据说，每逢祭祀时，彝族毕摩便带领到葡萄井祭井取水回天梯拜祖祭天。彝族将葡萄井水奉为圣水，不仅仅是因为谢文翹笔下的“清冷”“澄碧”，还因它的神秘与灵气。

1961年秋，我考入昭通地区第三中学读书，每逢周末都要徒步经过葡萄井边往返于洒渔和昭通城。每当周六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周日又背着耙耙、洋芋奔向寄托着人生希望的学校时，我总要驻足井边，深思这井里“葡萄”的神奇现象。

曾记得，那时的葡萄井是露天的。井的周围铺有不规则的石板，石板被时光老人蹂躏得油光水滑。井内四周用石块砌成，宽约五尺许，深不盈丈，是方是圆今已记不清了。

井水清澈见底。透过明镜似的泉水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冲洗得光亮的石砂。在水底的石砂间有

不见王母绮窗开
未闻黄竹歌声动地哀
但见雾霭从山峦间
从湖底深处
随风翩跹而来
在水面回旋萦绕
起舞弄清影
细雨抚摸着面庞 身心
湿漉漉 冰凌凌
如梦如幻
似梦似真
模糊了视线

那是日行三万里的八骏从天而降
还是神仙在沐浴
远道而来的人们
都屏住呼吸
沉默良久
唯有不远处露天餐馆
烧烤摊飘着人间的香气
烟火夫妻在做着营生

人们的身心在接受着洗礼
相见友好如故交
四千米盘山而上的高度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征服
攀登到云端之上
小西藏看看吧
高峰之上
顶着天苍苍野茫茫的壮丽奇境
这盖天地之间的美酒
不饮自醉

仲秋的山峦青青
山风料峭
山花烂漫
我在烟雾茫茫中深呼吸
只听天门大开
訇然震撼
我步履轻盈
端着天赐的杯盏
黄竹歌声从唇边泛起
着一袭飘逸纱衣
我与云雾仙子翩然起舞

苍天之力托举的天池啊
云端之上的冰碛湖
唯有仰望而不辜负
唯有屏息而不惊动
我在高天之上
静静聆听第四世冰川的撕裂之声
是怎样惊天动地
惊动鬼神
才使得彩云之南这片温柔的土地上
突兀起这座神奇的山系
托举这冰凌凌的“瑶池”

风吹草低
牛羊奔跑到这里
也懂得仰视和沉思
我的双眸挂着泪珠
心灵被这天上之秘境撼动

我听见
远天空灵的歌声

彩云的故乡 ——在东川牯牛山的黄昏采摘云朵

从落霞沟到紫霞宫

也是三千米以上的海拔
牯牛山系坐东朝西
雄伟壮观
它的生长
是为迎着紫霞而来

一山四季
山风呼啸
山顶
黑云压城城欲摧
一旦仰视
也心惊胆战
山腰
甲光向日金鳞开
紫霞在落日余晖中追逐
编织着童话故事
落霞沟也装不完那些云朵奇书
溢满了
铺得远天是一抹抹乱乱云

我闭目聆听
满心欢喜
我终于找到了人间仙境
我终于找到了彩云的故里
云端之下
千壑纵横
云朵
是山峦的孩子
绵羊
是云朵的宝贝
天地大美
唯有我彩云之南这片热土

晚风作酒
我沉醉不知归路
天宫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啊
我对着天地狂呼
我对着天地撒欢
像云朵的宝贝一样
学着羊儿脚步

你们看见彩云的故乡了吗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奔跑着 热泪盈眶
我的面庞 被霞光抚摸
潮红如酒
我的身影
被山风轻挽 飘逸如仙
我的歌声
被山峦传递 缥缈如霞
彩云的故乡啊
时光在这里停驻
紫霞
在这里憩息
我听见天宫的重门
在夜幕降临的瞬间
慢慢关闭
彩云驭马而归
翩跹飞舞

童话故事
变作一串黑魃魃的胶卷
在远天徐徐展开
春山秋水
在天地之间潜藏
静待旭日的七彩霞光
再将大地尽染

葡萄井里的“葡萄”

□戴元明

无数个砂眼，泉水就从这些砂眼中形成水柱“咕咕”地冒出。同时，就有珍珠似的气泡断断续续地随着水柱冒出水面，泛起一朵朵水花绽开。气泡此起彼伏，随着水柱晃荡不定，晶莹剔透。气泡有的大若拇指头，有的大若鸡蛋，就像水晶葡萄一样。也许因此，此井被称为葡萄井。

当年，我们一群学生来到井边，总要指手画脚地争论一番，“这个才大哟！”“这串才安逸哩！”然后，便一齐在石板上使劲地跳动，嘴里大声呼叫：“葡萄葡萄起，葡萄葡萄起……”于是，整个水井就翻腾起来，那些原本单个疏散的“葡萄”突然变得更加密集拥挤，三个、五个结队抱团的，甚至十几个、几十个一簇的，摆晃着，飘出水面，然后“扑通扑通”地绽开，那泛起的涟漪就像一朵朵透明无色的大牡丹花，很可爱。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尽兴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地离开。有人说：“怪了，水也有灵性，叫它起它就起？”有人说：“怪就怪在它会变。不惹它，泡泡就少，就慢，就稀疏；一惹着它，泡泡就多，就快，就大串大串的。”还有人说：“水有源，树有根。平白无故地从平地里冒出一股水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从学校进入社会，又过了很久，才听到关于葡萄井的故事。

葡萄井旁边有座九龙山。在九龙山的北侧，有一个名叫三家寨的村庄。村庄的周围是一片高低起伏、大小不一的山麓。在这些山麓间至今还存在着十余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呈盆状，盆底面积小的约几百平方米，大的可达千余平方米。这些坑底离地面最低处的深度均在十余米，当地人称之为“麻窝”。这些“麻窝”的“盆底”都有一个“落水洞”。在雨水充裕的年

份，山上的雨水都流到“麻窝”里，然后从落水洞渗入地下深处。于是人们猜测九龙山的下面一定有很大的溶洞，洞中有大量地下水存在。要不，这年复一年的大量雨水装在哪里呢？又流到哪里去了呢？出水口又在哪里呢？

不知在什么年代，也不知姓甚名谁的一位多事之人，把一些细糠倒在落水洞中，细糠随水下沉到了地下水。不知过了多久，这细糠就从葡萄井、二道桥和邀集块的龙洞河中漂了出来。

多事者之举，证明了人们的猜想，破解了葡萄井水源之谜。

既然找到了葡萄井水的源头，且与那些“麻窝”和落水洞有关，那么葡萄井里水生“葡萄”便有了合理的解释。可以想象，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空气就源源不断地从“麻窝”的落水洞中进入到九龙山的溶洞里。溶洞是密闭的，溶洞中的气压总是小于外界压强，洞中的空气

就只能进不能出。到了一定的密度，洞中的空气就不得不随着水流从岩缝中断断续续地挤出来，这就是那水中的气泡，就是葡萄井中那晶莹剔透的“葡萄”。

为什么井边会发生响动时，那水里的“葡萄”会发生奇异现象呢？这应该是，当井边发出声响时，震动了水井上空的空气，声响就打破了井内气压的平衡，水的压力发生了变化。这时，溶洞中外泄的空气赢得了更多挤出的机会，加快了外流的速度，气泡就会急剧增加，便形成了那神奇的怪象。

一晃60年过去，2022年夏天，我怀着重访故人的心情来到葡萄井，只见井水不盈尺。大概等了20多分钟才见水里冒出几颗豆粒般大小的“葡萄”。再也见不到当年那“葡萄”们竟显风流的热闹场景。今年春天，我随昭通诗词学会来到诗友邵聪荣的葡萄

秋叶拾韵

□张永权

一
秋天的成熟
或火红
或金黄
美丽的诗韵
在乌蒙山野流淌

金黄在谷穗上闪烁
火红在枫叶上开放

金黄与火红
灿烂的秋色
成熟的秋色
秋韵中最美的诗行

二
乌蒙山的深秋

是热血染红的吗
我摘下一片枫叶
听见扎西的鸡鸣
一片朝霞
映红了三省

三
霜风吹红满山的枫叶
年轮里
却珍藏着春的美丽

为了这样煌的一页
谁都会用满腔热血
去燃烧成火红的季节

四
冷风吹袭

霜浸日月
满地都是枯枝败叶
讲述着轮转的季节

唯有并不高大的枫树
却在寒风中屹立
风吹不凋零
霜浸叶更火热
由绿变红
像一点点碧玉
化成耀眼的红叶

摘一片枫叶寄你
燃起思念的日夜
走过风雨泥泞
去把明媚的春光迎接

听雨

□余铃

听雨，听一夜雨疏风骤。
听雨，听一场巴山夜雨话秋池。
听雨，听一抹梧桐细雨黄昏愁。

听雨，听一曲风雨飘摇过吴江。
听雨，听一番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岁月惆怅！

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如泣如诉，岂不是游子渐行渐远的吟唱？

听！那轻柔的细雨，是江南沉睡百年的青石上的盼望，那个不是归人的过客，莫要再误闯入谁的凄切盼望。



国画 秋实

赵庆羽作

井酒厂开发行会，却见葡萄井已干涸，滴水未存，“葡萄”们已各隐仙迹。

是什么原因使葡萄井面目全非？究其原因：一是全球气温升高，雨量急剧下降；二是人为的不慎。1962年，为了打造名胜景观，在葡萄井上修起了二重六翘、堂皇亮丽的楼亭。施工者考虑不周，在撤围加宽、加深和深拓基坑时，疏松了井周围的土壤，破坏了井周围的土壤结构，使一部分水和空气分散流出，减少了井中水和空气的流量。刚建好亭子时，人们就发现井中的“葡萄”大不及从前，且又从亭子西边新砌石墙脚下的河水中冒出了新的“葡萄”。久而久之，加上地下水的逐年减少以至干涸，于是，葡萄井的灵光便黯然失色，水中“葡萄”也就几近消亡。

我曾对葡萄井的神奇心生感慨而写道：“造物天工杰作多，葡萄水产抱成坨。溜圆硕大颗颗绽，剔透晶莹簇簇簇。无叶无藤没昼夜，有声有色舞漩涡。飘扬直上扑通响，缕缕青烟化碧波。”当人们看到葡萄井这衰退的景象时，也许会以为我是癫人狂语，夸大其词。但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历史改变了一切，这万古千秋的山水，也不得不在岁月的流逝中老去。